



起诉江泽民 谁能挡得住

【明慧网】目前，起诉江泽民的大潮势不可挡。可是在中国大陆极个别地方，有些国保警察却去邮局蹲坑，伺机绑架，裹挟工作人员私拆信件。在暗中指使他们干这些非法之事的人，真能阻挡得了诉江的历史进程吗？

法轮功学员已经认定了现在是起诉江泽民的时候，也明白了今天起诉江泽民是制止迫害必定要走的一步，起诉江泽民是帮助更多人明白真相的重要方式之一，他们决不会放过起诉江泽民的历史责任和机会。到今天，江泽民已经是残灰一团，控告江泽民已是中共上层默许的一件事，哪个地方的江泽民死党如果还敢阻拦投递诉状者，将来谁也顾不了你。

还有一些参考资料，读者朋友不妨自己了解一下历史现状：

一、在国家范围内看，没有任何政策或迹象阻止起诉江泽民

五月二十六日，据中国经济网消息，中纪委网站上刘金国的个人资料已经更新了，他已经不担任“六一零办公室”（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织）的头目了。他简历里面写他担任“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到二零一五年一月。那么谁接替刘金国呢？这都快过去半年了，怎么没见报道呢？“六一零办公室”是被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死亡职位”，不管是没人敢接任，还是中共上层不敢再任命，还是什么，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罪恶的“六一零”已经穷途末路，不然中共法院的这次立法改革根本就改不了（指由立案审查制改成立案登记制）；同时也能反射出中共上层在迫

害法轮功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但全国老百姓乐见首恶江泽民被控诉，中共上层相当多的人对法轮功学员控诉江泽民的行动也都乐见其成。

二、从省级的范围看，阻止诉江的指令也没有

这是由中共政治的生态所决定的。这一级的官员，与中共上层都有很多联系。中共上层的意图能最初被他们捕捉到，上层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意图已经相当明显，不进行打压，就是说在法轮功学员诉江的问题上要顺其自然，这个时候谁愿意往前冲？这一级的“六一零”头目，在没有上一层“六一零”授意的情况下也是持观望态度的。要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搞出统一的阻止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事情来，他们现在真的没有这个胆量！

三、阻止控诉江泽民的地区只是局部

中共市、县级的“六一零”阻止诉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可能有一些。一个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发生过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如黑龙江的佳木斯，有的邮局在私拆起诉江泽民的信件后拒绝邮寄。佳木斯监狱曾经在两周内迫害死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子与女儿，为给死去的亲人讨还公道，数度上访，让佳木斯当局非常恐慌，疲于应对。他们为什么要阻止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这与他们曾经的罪恶有关系，是做贼心虚，但阻挡只能增加



正义良知

罪责，不如抓紧做些好事，将来能够减罪。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级别的个别“六一零”头目盲目作恶，当这时候了还企图借迫害往上爬。这些人没有什么实力和份量。大家知道，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被清算得已经支离破碎，大规模的迫害根本就不可能搞起来了。上层在观望，更上层在放手，下层的个别打手为什么还敢这样作恶？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个别人眼界太狭窄，心胸太肮脏，智商太低下。江泽民流氓集团明天被清算，今天他们还会照样作恶，到死都不敢承认，或者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四、起诉江泽民是民心所向

我们举个例子。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法院非庭审刘建平等三位法轮功学员。庭审刚结束，刘建平的母亲立即把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交给刘建平签字。参与庭审的所有公检法成员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态度都很好，有的还说：你们就是该起诉江泽民，早点平反就好了。

历史大戏的最后一幕，会让更多世人看清江氏集团和自愿被其利用的人最后如何表现其惊恐与丑恶！能成为人类历史反面教材的，古有秦桧，今有江泽民！◇

世纪伪案 惊天骗局



刘思影 12岁



刘思影

央视录像中，央视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隔离帽，还把最容易携带病菌的话筒伸向了“严重烧伤的”女孩刘思影。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医院难道连最起码的隔离防护都忽视了吗？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分明在演戏！

福州市王秀琴、叶巧明母女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通讯员福建报道) 福建省福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秀琴、叶巧明母女, 向北京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给她们及其亲属造成精神上、身体上以及经济上的巨大伤害与损失。

被被告人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 在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 控告人王秀琴被非法抄家数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至少有八次, 其中非法拘留三次、非法洗脑二次、刑事拘留一次(将近一年)、判刑一次(一审被非法判刑四年、二审改判三缓五, 后又绑架入监实刑二年); 控告人叶巧明被非法抄家二次、被盯防与骚扰无数次、被行政拘留一次(十天)、被劳教一次(一年半)、被刑事拘留二次(十个月、一年)、被非法判缓刑一次(判三缓四)、被福建师范大学强行开除工作并停缴公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费”(至今五年多)。

王秀琴母女表示, 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 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十多年来, 江泽民威逼各级领导执行其邪恶指令, 从省、市、区、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单位等, 各级“610”与公安一次次找我和我的同修女儿叶巧明, 整我母女俩, 但我们对那些人没有怨恨只有同情。其实从省、市到基层, 他们也都承受着来自高层的压力, 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 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 昧着良心犯罪, 今天也将面临正义的审判。但我们目前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 是想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 其实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 控告江泽民, 也是在为他们鸣冤。

因此, 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

下面是王秀琴、叶巧明母女在刑事控告状中诉述的控告事实和理由: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四日, 福州仓山对湖派出所段警张震勇伙同一帮

人马, 先把我女儿叶巧明和当时年约只有八、九岁的外孙一起绑架到我家来, 然后我和女儿一同被这伙人绑架到福州仓山对湖派出所。我先生替我写保证我签字算是取保回家, 而我女儿却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十个月。

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 福州仓山对湖派出所段警张震勇等一伙人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 强行把我绑架非法关押到拘留所十五天。

二零零二年九月我被福州仓山政法委书记萨本寿等一帮人马强行绑架到福州北岭民兵训练基地洗脑班。福州对湖街道书记林娜、主任陈明华等向我家人敲诈一千零五十元并非法拿走我的大法书。

二零零二年十月的一天, 我去探望被非法关押在福建省女子劳教所的女儿叶巧明。十一月四日再次无辜地被福州仓山对湖派出所先绑架到派出所非法搜身后, 又非法闯入我住宅, 翻箱倒柜, 房间阳台, 到处搜查。把我很多珍藏好的修炼用的大法书籍和录音带等都抄走了。当天晚上又强行把我非法关押到拘留所十五天。之后, 我又被绑架到福州仓山政法委书记萨本寿威迫我儿子写保证方才被取保回家。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 居委会主任以“选举人民代表投票”为由骗我到居委会投票, 我不知其中有诈, 到居委会就被福州仓山政法委书记萨本寿、福州对湖派出所副所长、街道书记林娜和主任陈明华等一伙人绑架到福州北岭民兵训练基地洗脑班。

二零零七年四月四日我又被福州市国保大队警察、福州对湖派出所段警柯金龙和居委会陈燕芳等一伙人绑架到了一个我不知名的一幢楼房后面一层(后来听说是市国保审讯处), 经过几道铁门进了房间, 房间一张固定桌子和一张能上锁的靠背铁椅, 是用来审讯犯人用的, 还有两张木背靠椅, 他们逼我坐上铁椅, 把我的手铐在铁椅扶手上, 那天刚好天气很冷, 我冷得发抖。从早上约八点多到下午四点多, 我一直被扣在铁椅上, 午饭也没有吃。三个警察轮番

对我非法审讯、拍照。还威胁恐吓说: “叶巧明是不是你女儿? 我们针对的是她。”企图通过刑讯逼供出我女儿, 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始终不配合他们, 最后就把我绑架到福州西园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早上八点左右, 我正在家中缝纫衣服, 我女儿叶巧明正在单位上班时, 我们母女俩同时被福州市国保大队绑架,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此期间, 我女儿被非法判三年缓刑四年。我被法院一审非法判四年, 被二审非法判“缓刑”, 于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回到家中。福州仓山区政法委副书记“610”主任陈永康指使仓山对湖司法所、街道、社区不法人员一再强迫我要到社区接受“矫正”, 威迫我要放弃信仰、签字服从它们管理, 我拒绝接受, 陈永康多次威胁要绑架我。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五点左右, 我和女儿叶巧明到超市买东西回来, 我刚进自己家门, 居委会主任陈洁敲门谎说要找我老先生, 骗开门后, 随后跟进福州中院法官梁庆榕、仓山区对湖派出所副所长叶炜琳、对湖街道综治办主任刘禧藩、还有居委会等一帮人马。中院法官梁庆榕叫嚣说: “我叫梁庆榕, 我要把你收监。”然后, 叶炜琳和刘禧藩两位力气大胳膊粗, 亲自动手把当时年近七旬的我半拉半拖的绑架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也就是对湖岗亭边, 强行把我塞进一部事先等候在那儿的车里, 直接送往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当天晚上九点左右福州市国保大队林文强等人还到我房间非法抄家, 搜走了一些大法资料。

三天后, 我被劫持到福建女子监狱迫害近两年, 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走出冤狱。在监狱期间, 我遭到邪恶的迫害, 被“包夹头”拉推致腰椎扭伤、还被强行灌药, 不让上厕所; 在所谓的“学习班”被五个“包夹”、两个邪悟者每天二十四小时强制洗脑、不让睡觉, 站到天亮, 折磨我七旬老太。每当回忆起这一切, 我都感到心悸, 真是太可怕了, 我不会怨恨任何人, 只是希望他们改邪归正, 不要再迫害好人。